

# 《远大前程》的叙事空间研究

叶俊晨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

[摘要] 本文以《远大前程》的叙事空间为研究对象,通过剖析空间中不同的物象以及空间整体与情节之间的关联,以展开对该文本的全面考察。文章围绕乡野与都市之间平行、对照和相互关联的部分,揭示作品中乡野空间——繁华都市——乡野空间表层结构下的深层含义,从而挖掘出《远大前程》的时代价值,加深对《远大前程》的理解。

[关键词] 狄更斯;《远大前程》;叙事空间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0.04.709

前言:

本文通过小说中的乡野空间和繁华都市这两个典型空间场景,试图论述特定物象对构成场景以及主人公的成长、故事情节的推动、塑造的人物形象、展现的人物命运所起到的作用。

## 一、文本中的乡野空间

乡野空间指的是人口分布较城镇分散的地方,主要出现在小说的第一阶段与第三阶段。从沙提斯庄园的铁栅囚笼,到黄昏洒下余晖的沼地夕阳,再到夜半高挂的玉轮下皮普与乔在铁匠铺的相守,小说的乡野空间搭建了一个完美的框架,而在这框架之下,乡野空间却不是纯洁美丽的自然,而是繁华都市的延伸。皮普每一次从乡野空间中的离开到回归,都对应他人成长的不同与变化。当他第一次归来,他居高临下地俯视众人,却不知自己正身陷迷雾之中;当他第二次归来,他不知该去往何处,失落、困惑和恐惧的情感包裹着他;当他第三次归来,他成了一家公司的合伙人,而不再挥金如土,他从虚幻的梦境中走出,回归内心的本真,他重获了新生。

## 二、文本中的繁华都市

繁华都市是与乡野空间相对应的概念,主要集中在律师事务所与沃尔华斯城堡两处。当资本主义的脚步沿着工业发展的进步,这繁华的都市便逐渐套上了文明的枷锁。这是资本之恶肆意流淌的时代,也是贵族文化迎来黄昏的时代。从乡野空间到繁华都市,不同的空间对应着不同的现实地区,映照了同一时代背景下截然不同的发展水平。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生活,每一个日夜都在切实地推动整个故事,每一个角色都会对同一桩事件做出不同的符合各自身份的抉择;皮普在沃尔华斯中发现温米克爱不释手的奇珍异品,在律师事务所觉察贾格斯反常态的怜悯之心,能够从一个细小的事物中去知晓他们为何向往文明的繁华却又无法抗拒秩序的约束;这繁华的都市是大世界下的黑暗缩影,这沃尔华斯城堡是大世界下充斥着希望与安乐的小世界,而律师事务所则是大世界下的人间被控制的炼狱所集中的体现。

### (一) 沃尔华斯城堡:希望与安乐的空间

家庭通常以其温馨和爱成为冷酷的公共世界中的避难所,温米克的堡垒就是这样的所在。沃尔华斯坐落在伦敦一所偏远的地区,与皮普的住所一样是木结构的,但其中却有小巷、有水沟还有小花园,仿佛与皮普在第九章想象出的“沙提斯庄园”并无二致。这座城堡外表装饰着哥特式的窗户,屋顶有着一座架了炮的炮台。在温米克的家中,他和那位滑稽至极的老父有着深厚的亲情。相比之下,艾斯黛拉与郝薇香,皮普与乔大嫂可谓是极端不正常。不过,温米克想要将这座城堡变成避难处却十分艰难,以至于城堡附近居然设有一道护城河,只能通过吊桥进入,公共和家庭的领地被截然分开,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后者不受前者的粗暴侵犯。

温米克在小说中充当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之间桥梁的角色。在律师事务所的温米克冷酷决断,在沃尔华斯城堡的温米克却温文尔雅。“这类人物实际上是不正常的社会条件下产生出来的畸形儿。他们的性格呈分裂状态,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不得不发出两套性格体系,以适应生存的需要”。皮普在律所无法同温米克交流,因为温米克只有在沃尔华斯城堡才能释放自己真实的情感。温米克对皮普说:“很高兴为你服务,当然这是从沃尔华斯的情感立场上说的,也就是从绝对的私人和个人的身份上我才这样做的。”这种希望与安乐如同沙提斯庄园一般牵涉到皮普。“皮普在亦真亦假、尽善尽恶的环境中不断穿梭,努力保持内心深处的纯真与善良的同时却又难以抵御追寻金钱遇到的虚伪与狡诈,内心充满犹豫与矛盾。”这种犹豫与矛盾使皮普得知艾斯黛拉即将嫁人时达到顶峰,而解救他的是沃尔华斯城堡与温米克。当皮普失去艾斯黛拉后,他从沙提斯庄园走出,他天空变得黯淡,他也十分哀伤;他选择从沙提斯庄园走回伦敦,这对于一个享受了大富大贵的绅士来说是极其痛苦的一个过程。皮普全身污泥、精疲力竭,与平时光鲜亮丽的身份极为不符,却也使监控并没有识别到皮普,这种巧合使皮普得知了家中正被监视的信息,推动了故事情节与线索,于是皮普第二天立刻前往了沃尔华斯城堡,开始筹备玛格维奇的

逃跑，故事也回到了一开始的位置与第一部分的皮普无动于衷地看着玛格维奇被带回监狱相互呼应。文本中的繁华都市是黑暗的，但却能够存在这种充斥希望的世外桃源，这既是温米克的希望，也是皮普的希望。在小说结尾，皮普如同温米克一般在一家规模很小的公司做办事员，后来成为合伙人，这表明，温米克和沃尔华斯城堡对皮普走出邪恶思想深渊起重要的作用。

## （二）律师事务所：压抑与黑暗的空间

律师事务所归属于大世界下的黑暗缩影，位于英国伦敦的中央地带。律师是维护秩序的符号，律所是法治社会的代表；然而，司法制度的虚伪，人民的生活的疾苦，映照了那个世界下的黑暗。当皮普打开新世界的大门，混乱的交通也使他疑惑：“难道伦敦不是相当丑陋、相当肮脏的吗？”不论是底层人民，还是上流绅士，都难以摆脱社会的这种阴暗与压抑的一面。大部分人员都因受教育程度低而受到严重的压迫，习惯性地被呼来喝去却无动于衷；少数上流人士的甘露也可能瞬间化为灰烬，繁华的梦境成为他们惊恐的噩梦。

贾格斯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律师，与伦敦每个吃过牢饭的罪犯都有交情。他严肃、严厉、口才好，为了避免损失能够准确地对每个人说话。他的办公室里展示了几座狰狞可怖的头像，都是被判绞刑的罪犯；生锈的老式手枪与套在剑鞘里的剑与暗无天日的工作环境相照应；还有棺材一样的高靠背椅。然而，他每打完一场官司，就会一遍又一遍地洗手，身上总有浓浓的香皂味，试图从心理上保护自己不成为罪犯的帮凶。一定程度上说，他属于小说活死人成员的一列。其中还包括生不如死的玛格维奇，永远停在恋人背叛的郝薇香小姐，命运不由自己掌控的艾斯黛拉等……在贾格斯还是个小律师的时候，玛格维奇被康佩生陷害，他倾家荡产希望经验尚浅的贾格斯能为自己主持正义，然而其时的贾格斯涉世未深，因此玛格维奇遭到了不公正待遇。为此，玛格维奇的妻子莫奈甚至杀了康佩生的妻子泄愤；后来，贾格斯却能够将一桩拍板定案的故意杀人通过证据的不足演变成了无罪释放，从而名声大震、声名远扬，可想当时的社会有多么的丑陋——为正义辩护极难，为罪恶辩护却相对容易。这桩案件使贾格斯将艾斯黛拉救出并将其托给了郝薇香，却间接导致了故事后来的发生，他没有参与其中，却像黑手般掌控着众人，尽管这不是他的主观意愿，但这正是当时英国社会黑暗面的真正体现。

## 结语：

在繁华都市中，沃尔华斯虽是充满希望与安乐的空间，却也是黑暗世界下的不可能世界，以至于温米克公共和家庭

的领地被截然分开。这表明大部分人员都受到严重压迫，少数上流人士的甘露也可能瞬间化为灰烬；律师事务所是英国伦敦黑暗面所集中的体现——正义体系的虚伪，人民生活的苦难一目了然。皮普的“时间”像沙提斯庄园一样停滞不前，直至玛格维奇出现，他才幡然醒悟自己受到了郝薇香的欺骗。教育成长类小说首先是讲述进步的故事，而皮普的经历却是倒退，说明皮普要想真正的前进，就必须承认令人厌恶的源头。回头正视过去，才有可能摸索着继续前行。因此，小说的繁华都市充满了梦幻泡影，是充斥虚浮“梦境”的空间，而皮普在这种亦真亦假的空间之中不断徘徊，停滞不前，幸好有他的守护人守护，其中包括他的监护人贾格斯、善良的温米克给了他一些父亲般的关爱。当然，也正是这种力量帮助他走了出来。

狄更斯借《远大前程》主人公皮普的视角对绅士文化进行了批判，并为我们揭露了英国繁华都市的腐朽与乡野空间的沦陷。这部现实主义巨著“预示了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趋势”，对个人成长与自我孤立等问题也作了揭示，极大地拓宽了文学批评的视野，具有丰富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 参考文献：

- [1] 查尔斯·狄更斯. 远大前程[M]. 王科一译. 上海: 译林出版社, 2011: 1-547.
- [2] 崔海妍. 国内空间叙事研究及其反思[J]. 江西社会科学, 2009(01): 42-46.
- [3] 龙迪勇. 叙事学研究的空间转向[J]. 江西社会科学, 2006(10): 61-72.
- [4] 陈晓辉. 叙事空间抑或空间叙事[J]. 西北大学学报, 2013(03): 156-159.
- [5] 玛丽-劳拉·瑞安. 人类化的物与怪异的物: 论物在叙事中的主动作用[J]. 唐伟胜译, 江西社会科学, 2019(01): 134-141.
- [6] 尹晓霞, 唐伟胜. 文化符号、主体性、实在性: 论“物”的三种叙事功能[J]. 山东外语教学, 2019(02): 78-86.
- [7] 王云一. 狄更斯小说中的地狱空间隐喻研究[D]. 武汉: 武汉大学, 2019.
- [8] 王欢欢. 狄更斯小说的空间研究[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18.
- [9] 张丽. <远大前程>的空间叙事[D]. 南昌: 江西师范大学, 2007.